

经验之谈

“三种思维”助我成为特级教师

□ 张影

工作20多年来,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,思维在个人专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,它如同航海中的罗盘,能够帮助我们指明航向、穿越迷雾,最终抵达远方。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特级教师、正高级讲师,正是得益于这三种思维:仰望高峰、分层攀登的登山思维,深耕细作、耐心等待的农事思维,以及不断归零、持续成长的清零思维。

登山思维
目标分层与路径规划

成为一名教师是我从小的梦想,但我信心满满地走上讲台时,经验的匮乏却让我在教育教学中处处碰壁,问题与困难接踵而至。这不禁让我怀疑:自己真的适合当老师吗?

骨子里自带的不服输,让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职业发展问题,征服高山不能仅凭一腔热血,更需要清晰的蓝图。一个周末的夜晚,我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一座高山,把“优秀教师”四个字写在山顶上,然后开始制订“登山计划”,把看似高不可攀的山峰分解为通过努力可触及的阶段目标。

第一阶段(1—3年):立足根基,站稳讲台。目标是成为一名熟练教师,掌握教学常规,建立稳定的课堂秩序。具体措施为每天听一至两节课,每周写一篇教学反思,每月读一本教育理论书籍,每学期上一节汇报课。

第二阶段(3—5年):锤炼技能,追求精进。目标是成为教学能手和校级骨干教师,在学科教学上形成特色,具备一定的示范引领能力。具体措施为参与课题研究,上公开课,参加教学比赛,撰写教学论文。

第三阶段(5—10年):拓展提升,区域影响。目标是成长为学科带头人,在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,能承担指导青年教师、组织教研活动的任务。具体措施为主持课题研究,在区域范围内进行交流,指导青年教师成长。

第四阶段(10—20年):追求卓越,成为专家型教师。目标是在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上达到较高水平,形成自己的教学主张和教育理

念。具体措施为建立名师工作室,出版专著,推广教学成果,影响更大范围的教师群体。

“登山”的过程中,我选择教学实践与教科研双轨并行的策略。在教学方面,我深耕课堂,不断打磨教学技艺,坚持备好每一节课,上好每一堂课,反思每一个教学细节。慢慢地,我的课堂越来越受学生欢迎,也得到了同行的赞扬。

教科研曾是我的短板。缺乏引路人就一切从零开始,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专业书籍、教育类期刊,积极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系统学习。我积极参加各类教研培训,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,认真研究优秀论文的写作方法和特点。终于在多次失败后,我的第一篇论文在《中学政治教学参考》刊发。此后,我在教科研的道路上越走越顺,主持市级规划课题研究,参与省级重点课题,多篇论文在权威期刊上发表。这些突破显著提升了我的专业高度和学术视野,为后来获评特级教师和正高级讲师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转身回望,正是登山思维在指引我成长:将远景目标划分为清晰的阶段路线图,然后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去逐一实现。

农事思维
深耕细作与耐心等待

我出生成长于农村,在田间劳作中深刻领悟到农事的真谛:精心选种、播种,日复一日地除

草、施肥、灌溉,耐心等待庄稼生长、开花,最终迎来结果与收获。农事思维是一种长期主义,强调深耕细作的耐心、抵御风雨的毅力,以及坚信付出终有回报的笃定。在教育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,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农事何其相似。为此,我确立了“深耕细作”的成长策略。

首先是如饥似渴吸收养分。我向身边的优秀教师请教,购置优质课堂实录光盘,搜索网上优秀公开课,潜心观察课堂艺术,汲取教学经验。我坚持阅读教育经典、学科前沿著作和优秀期刊,不断更新理念、拓宽视野。此外,我还积极争取并珍惜每一次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,每一次学习都让我有新的收获。

其次是扎扎实实修炼看家本领。课堂教学是教师的立身之本,我投入大量时间修炼上课技能。我坚持“不备课不上课”的原则,即使已经教过多次的内容,课前也要重新备课,补充新内容,设计新活动。课后反思是我的另一个重要习惯,从教第一年我就开始写教学反思,记录课堂得失。这些反思记录本我至今仍保留着,偶尔翻看能看到自己成长的轨迹。参加教学比赛是磨炼教学技艺的重要途径,每次比赛都能让我快速成长。记得第一次参加市级

教学比赛时,我把教案反复修改了20多遍,试讲了十几次。虽然只获得二等奖,但这个过程让我对教学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再次是勤勤恳恳记录生长。实践是思考的源泉,我有意识地将教学实践中的感悟、困惑、成功案例记录下来,形成教育叙事、教学随笔,进而尝试结合理论撰写教学论文和案例,将感性的经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,让思考推动实践的深化。最初写作只是为了记录,后来慢慢开始尝试投稿,被退稿后也不气馁,每次都会认真研究编辑的修改意见不断改进。随着文章不断被录用,我的收获也越来越多。写作的过程虽然辛苦,却极大地促进了我的专业成长。

经过日复一日的坚持,一步一步脚印的积累和不懈努力的深耕,我的专业能力在沉淀中悄然生长。

清零思维
自我突破与持续成长

专业成长永无止境,自满只会阻碍自身潜能的发挥。于是,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规则:每抵达一个目标,站在新的起点就主动按下“清零键”——以空杯心态将荣誉与成绩放下,在新的高度批判性地审视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;主动打破原有的思维框架和能力边界,吸纳新

理念、学习新技能、探索新领域。

记得评上高级职称后不久,学校申报省级质量提升工程,让我负责“中职思政名师工作坊”项目。这是一个全新的任务,没有任何先例可循,面对这个挑战,我将其视为重新出发的契机。

从零学习。我带领工作坊成员系统啃读理论经典,追踪学科前沿动态,积极参加各类培训与学术会议,为实践探索夯实根基。我们还定期邀请专家和教研员到校指导,吸收新鲜理念和方法。

从零基础。我们积极参与县、市、省组织的各项教研活动,主动交流、展示、学习,在更广阔的平台上汲取智慧,扩大工作坊影响力。我们还定期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,邀请兄弟学校的教师观摩指导。

3年的建设周期是一场充满艰辛又无比充实的“破零之旅”。我们以归零的心态拥抱未知,以更新的渴求驱动学习,以重构的勇气大胆实践,突破了一个个认知与能力的“零起点”,最终在项目验收中获评优秀等次。

评上特级教师后,喜悦之余我不断问自己:我真的配得上这个称号吗?我的专业水平是否达到了应有的高度?我能为年轻教师提供什么样的引领?于是,我再次“清零”去开辟教育教学的新境界,如此才能真正无愧于这个称号。

正是清零思维赋予我宝贵的自省力和内驱力,使我在一次次归零与重启中突破成长的“天花板”。

登山思维指导我将宏愿分解为可攀登的阶梯,绘制清晰的成长蓝图,使我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路径;农事思维促使我在日常教学的沃土上持续播种、勤恳耕耘,耐心夯实每一寸根基;清零思维帮助我在归零与重启中实现认知的迭代与能力的升级。这三种思维不仅是方法,更是我的精神罗盘与不竭动力,使我能够不断前行、不断成长。

(作者系正高级讲师、特级教师,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第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)

关键人物

我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师生。在求学过程中,张荣华老师教了我小学一年级和中师三年的语文基础知识课,这个跨越数年的师生缘分,成了我人生中最温暖的记忆。

上小学一年级时,张老师教我的许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,但有几个镜头却深深地留在了心底。

我就读的小学是我们生产队和隔壁生产队合办的,只有一、二年级复式班,张老师是唯一的教师兼工友。每次上下课和放学,张老师都会摇铃铛。不同的是,在早上和下午上课前,她会从办公室门口一边摇一边往外走,走到操场边还会坚持摇一阵子,如果看到有学生不是跑而是慢走,就会加快摇的节奏。校门口有一段陡坡,如果看见有学生在爬,她又会轻声提醒学生“慢一点”。

学校那时没有学前班,上一年级时我们就是一张白纸,不会执笔,更不会收拾书本。可张老师要求写生字必须用毛笔,于是我们每天几乎都是一张小花脸,不可思议的是在她的教导下,我们能将一个个汉字用毛笔写进那本该用铅笔书写的小方格里。有趣的是,她经常让我们摊开书和本子,让大家比比谁的书本没有卷角,然后挑出一两个典型展览。如果是优秀典型,这名学生往往红着脸不好意思抬头;如果是“反面典型”,这名学生就会站到前面去,趴在讲桌上将卷起的角儿反复地捋。现在想来,这哪里是在比书本整洁,分明是在教我们养成严谨细致的习惯。

学校不大,学生很少且年龄小,但也有一个小块学农基地。种植季节,张老师会带我们去种地。其实,大多数种植任务都是张老师自己完成的,我们顶多是观摩或搭手做些轻巧活儿,比如捡小石头、栽菜苗、拔杂草。但也是在那段时间,我知道了绝大多数农作物的名字和基本种植方法。以至于后来我辗转了几所学校教书,都习惯于寻一块地种一些蔬菜,这习惯里藏着张老师当年埋下的朴素生存道理。

等我上二年级时,张老师调走了。若干年后,我才知道:张老师的爱人在较远的一个城镇的高中教书,因为考虑到夫妻两地分居,张老师被调到了那所高中附近的一所村小,身份还是民办教师;在那里工作几年后,张老师转成了公办教师;再后来,因为爱人调到了剑阁师范,她又以工人身份调到了学校食堂帮忙,直到通过自考拿到大学文凭才回到讲台给学生上课。我总在想,那段辗转的时光里,张老师心里应该始终装着讲台吧,不然在烟熏火燎中怎能拿起书本坚持学习呢。

原以为小学的那次分离就是师生缘分的终点,毕竟山长水远,通讯不便。未曾想到,多年以后张老师与我仍以师生的角色在新的校园里重逢。只不过再次相见于课堂,我从小学生变成了中师生,而张老师给我的感觉则是多了一些书卷气。

在我的老家,因为讲方言的缘故,我们基本分不清“n”和“l”、“an”和“ang”、“eng”和“ong”,要纠正这些发音习惯非常困难。于是,张老师就把这些内容当作教学难点反复讲,讲多了她自己有时也难免出错,引得大家抿嘴暗笑。在大家按捺不住的笑声里,我清晰地记得,那时眼前忽然浮现出张老师教我一年级时的身影——一个胖乎乎的年轻姑娘站在讲台上,一边满怀期待地看着我们,一边比比画画地反复教导:小嘴张大a-a-a,牙齿对齐i-i-i,像吹气嘴ü-ü-ü……一丝不苟,细致入微。张老师那份对教学的认真,从未改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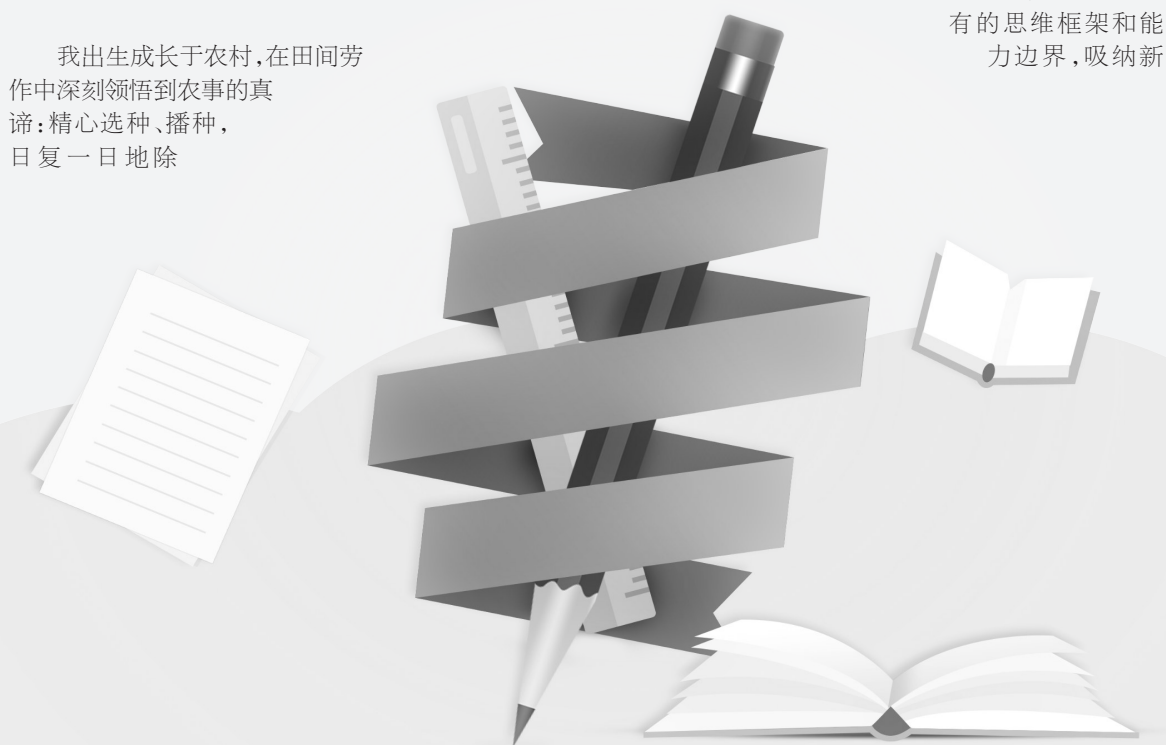
课堂上,张老师不是只讲语文基础知识,有时也从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中选出一些精彩的句段,让我们跟着她或摇头晃脑背诵,或伴着音乐吟唱,或用所学知识品鉴甚至模仿。或许是担心我们觉得与文学作品有距离,偶尔她也给我们背一些她爱人写的文章和作品,抑扬顿挫,一板一眼。而据张老师爱人的学生说,这些文章张老师是第一读者,也是第一修改人。在那段时间,文学在我心里扎下了根。

我还记得,当时在几次校园书法展上都有张老师的作品,她写的楷书笔笔到位、有板有眼。这些字与她教我们一年级时写的字相比,毫无疑问是更加耐看了,就像她的人生,在不断坚持成长中愈发厚重和精彩。从小学的摇铃人到中师的引路人,张老师的两次出现,串起了我求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。坚持学习,不断突破自我;一丝不苟,将细节做到近乎完美,张老师的工作作风也深深地影响了我。工作以后,我不断努力学习,深耕细作,终于在乡村教育这片原野上扎下了根,在书法和写作方面小有所成,其中的每一步都有张老师的影子。

(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剑阁县金仙小学)

成长的每一步都有你

□ 张小军



跨越“成熟陷阱” 中年教师再成长②

50岁也要保持出发的勇气

□ 刘成会

50岁,于我而言是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,离退休也就五六年光景了。因此,当学校通知选拔优秀课例参加录课评比时,我的第一反应是退缩——这样的机会,不是应该留给年轻教师吗?然而,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在低语:你真的甘心吗?难道因为年龄,就要自我放逐于专业成长的舞台之外吗?

最终,是《周总理,你在哪里》这首诗给了我勇气。这是一篇承载着民族集体记忆的课文,需要的不只是青春的活力,更需要岁月的沉淀、情感的厚度。我们这代人对周总理有着特殊的感情,加上50年的人生阅历,对历史变迁的切身体会,或许正是解读这篇课文最宝贵的财富。

决定参赛后,我开始了近乎苛刻的备课。首要任务,是确立朗读的情感基调。对于《周总理,你在哪里》这首诗,许多教师容易将其处理成纯粹的哀悼与悲伤。但反复研读文本后,我意识到远远不够。诗中,周总理的形象是在高山、森林、大海、田野间渐次呈现的,周总理以另一种方式活在祖国的山河大地、活在人民的心中。因此,我确立了朗读的情感主线:由寻找时的急切与焦灼到回忆时的温暖与欣慰,最终升华为对周总理精神永存的坚定信念。

接着,我找来周总理各个时期的影像资料,从青年时期的意气风发到晚年的清瘦坚毅,从邢台地震现场的坚定指挥到与外宾交谈时的儒雅从容,还有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影像资料。渐渐地,周总理的形象在我心中

立体起来,不再仅仅是课本上的文字,而是一位有血有肉、可亲可敬的伟人。可几次试讲后,学生反应平淡,同事反馈也一般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第一次是叙述性的平实,第二次则显然,朗读设计是这节课的核心。我很快便拿出年轻时的钻研精神,将全诗分成若干段落,逐句标注朗读符号。开头“周总理,你在哪里——”的“哪里”二字,我设计了由强渐弱,再以气息托住的上扬尾音,表现寻找的空旷感与内心的茫然。

诗中反复出现的“他刚离去,他刚离去”,我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:第一次是叙述性的平实,第二次则加入些许急促,第三次让声音微微颤抖,第四次则转为笃定——因为随着寻找的推进,诗人越来越确信周总理并未远去。渐渐地,我的朗读开始入情人境,如歌如诉。

随后,我邀请市教研员王老师到校指导,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:“你处理结尾处的三个‘想念你’弱了些。第一个不妨设计成情感的总爆发,声音饱满而克制;第二个音量骤减,仿佛从心底深处涌出的叹息;第三个只剩下气息在唇齿间流转,留下无尽的余韵。”

王老师的一席话,让我茅塞顿开。此后,对这个结尾的处理我反复练习了不下百遍,以致每一次都让自己的眼眶发热。

录课那天,我特意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衬衫,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常穿的颜色。走进教室时,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即喊“上课”,而是静静地立立在讲台旁,用翻页笔点开了大屏幕。屏幕上周总理的黑白照片——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,微侧着脸,目光深邃地望向远方,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背景音乐缓缓响起,是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的慢板乐章,深沉而宽广。

教室里安静极了,学生被画面与音乐吸引,眼神渐渐专注起来。“你们知道吗?在老师出生的那个年代,有一首诗歌让整个中国为之动容。今天,让我们一同走进柯岩的《周总理,你在哪里》。”我的声音不高,甚至有些沙哑,我选择用最朴素本真的方式,为整堂课定下庄重而深情的基调。

学生自读时的教师范读环节,是我这节课的核心设计。我深知,对于这样一篇情感浓烈的课文,教师范读就是最好的讲解。我走到讲

台中央,目光扫过每一个学生的脸庞,开始了朗读。

“周总理,我们的好总理,你在哪里啊,你在哪里?”我刻意放慢了语速,“我们的好总理”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晰而沉重,“好”字略微拖长,仿佛要唤起人们对周总理所有的记忆。“你在哪里啊”的“啊”,我处理成上扬的语调,让疑问在空气中回荡。读到“我们对高山喊:周总理——”时,我的身体微微前倾,右手不自觉地向前伸出,仿佛真的在向远方呼喊。声音穿透力极强,但在“周总理”三个字后戛然而止,留出两秒的空白,再以极其克制的音量吐出“山谷回音”。这种欲扬先抑的处理,让教室里的空气都凝固了。我注意到,前排两个小女孩的嘴唇在微微颤抖。

当我读到“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,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”时,我看到了学生眼中闪烁的泪光。最后三个“想念你”,我完全按照之前的设计处理。

范读结束时,教室里一片寂静,足足有五秒钟,没有任何声音。然后,不知是谁带头,掌声从各个角落响起。那一刻,我知道自己的朗读

已抵达学生的心田。

进入朗读指导环节,我没有急于让学生模仿,而是引导他们说出听完朗读后的感受。“老师,我好像看到了周总理在田间地头劳动的身影”“老师,我听了想哭,但又觉得周总理没有离开我们”“老师,最后三个‘想念你’让我觉得特别安静,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思念周总理”。学生的回答让我惊喜——他们捕捉到了我设计的每一个情感层次。

诗中,“他刚离去,他刚离去”的反复出现,是朗读指导的重点。我让学生比较不同段落中这句话的细微差别。学生七嘴八舌地讨论后达成共识:每一次“他刚离去”都带着不同的画面感,朗读时要通过声音的轻重缓急来表现不同的情境。

最让我感动的是,一个文静的男孩主动举手:“老师,我觉得最后一句‘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’,读的时候不应该太响,应该很很很轻,因为周总理就在我们心里。”全班学生都被他的话打动了,随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我顺势引导大家用“很很很轻”的声音朗读最后一段,教室里回荡着学生纯净而真挚的声音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那一刻,朗读不再是技巧的展示,而成为心灵的对话。

几个月后,录课评比结果公布,我获得了省级二等精品课。我深知,这个奖项的意义远不止于一纸证书,而是见证一名教师最好的状态——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!

(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第一中学)